

貨幣與信用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及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的作用

中國金融學會編

財政經濟出版社



貨幣與信用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及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的作用

中國金融學會編

財政經濟出版社

———— *版權所有* ————

**貨幣與信用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
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的作用**

定價 3,200 元

編 者 中 國 金 融 學 會

出版者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六〇號)

印刷者 外 文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分類：財政·經濟

編號：0349

55, 1, 京型, 40 頁, 55 千字; 787×1092, 1/25 開, 3 $\frac{1}{5}$ 印張

1954年2月中區金融學會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

1955年1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數[京] 4,001—14,000

目 錄

一 蘇維埃貨幣與信用的性質·····	一
二 經濟建設的主要問題的評述·····	一四
三 貨幣流通的情況·····	二八
四 國民經濟中的信貸和結算·····	三四
五 蘇維埃金融體制的發展·····	六七

一 蘇維埃貨幣與信用的性質

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貨幣、信用和銀行的必要性……蘇維埃的貨幣、信用和銀行的實質，及其與資本主義的貨幣、信用和銀行的根本區別……蘇維埃貨幣、信用及銀行的作用……蘇維埃貨幣穩定性的保證

貨幣與信用是歷史的範疇，即暫時的範疇。

馬克思在論述貨幣的發生與商品生產及價值形態的發展的相互關係時，規定了貨幣是價值法則不可避免的產物。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寫道：『在財富取着商品之初步形態時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過程之一切的階段上，交換價值是取着貨幣之初步的形態。而財富在生產過程之一切的階段上總有一瞬間又要歸還到商品一般的初步形態。』^①

價值法則也是商品生產的結果，而且只在商品生產範圍內才起作用。沒有商品生產（例如在民族的自然公社中曾是如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也將如此）也就沒有價值法則，從而也就沒有貨幣。

斯大林同志在其最後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寫道：『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價值法則。』^②

①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譯，第二〇二頁，羣益出版社。
②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七頁，人民出版社。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俄國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土地、工業中的主要生產資料以及銀行都國有化了。

但在那一時期，蘇聯的經濟帶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商品生產並沒有完全集中在國家手裏，除了農民的小商品生產之外，也曾有過資本主義的生產。

新經濟政策，就是與這一過渡時期相應的一種政策。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定義：『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所採取的一種特殊政策，它預計到在一切經濟命脈都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它預計到資本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間的鬥爭，預計到保證社會主義成份作用不斷增長而資本主義成份不斷削弱下去，預計到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預計到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③

在當時的條件下，實行新經濟政策是過渡時期的客觀必然性。幾種生產部門的同時存在，曾是不可以避免的。這些不同部門間的經濟關係，只能是商品關係，由於這種關係，就一定產生商品關係所必然產生的一切後果。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甚至就在蘇聯目前條件下，『只要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生產部門的時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為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④在社會中應當經常進行勞動產品的交換，因為沒有此種交換，要組織生產是不可能的。

③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見『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級組第一冊，第一二八頁，人民出版社版。

但由於有兩種生產部門的存在，此種交換應根據並考慮到價值法則，而採取商品流通的方式來進行，從這裏也就產生出貨幣的必要性。

但遠在過渡時期，在蘇聯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已經不是普通的商品生產了。這裏指出一點就够：土地、銀行、全部重工業、運輸業都國有化了，並已成爲全民的財產；生產目的本身，已經根本地原則地改變了。

因此，列寧早就指出：『國家的產品——與農民交換糧食的社會主義工廠的產品，不是按政治經濟學意義所指的商品，無論如何，不僅商品已不是商品，而且也不再成爲商品了。』^⑤但是既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因此價值法則也就起着作用，而從這裏就決定了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不僅貨幣是必要的，而且信用以及銀行也是必要的。

列寧曾經指出：『還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社會主義者們就曾說過，立刻廢除貨幣是不行的，我們根據自己的經驗也可以證實這一點。爲了取消貨幣，就需要很多很多技術上的、而更困難和更重要的是組織上的成就。』^⑥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這一原理並把它具體化時說過：『貨幣在我們這裏還會長期存在，一直存在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成時爲止。』^⑦

④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四頁，人民出版社。

⑤ 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三六二頁。

⑥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俄文版，第三二九頁。

在上述各項前提中，也就產生了信用與銀行的必要性。

正是由於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存在，由於價值法則的作用，才產生出信用及銀行的必要性。在再生產的條件下，特別在像蘇聯那樣從其最初存在時起就開始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各種社會基金完成着不斷的循環。在此種循環下，社會產品經常從一個生產階段轉到另一個生產階段，從生產範圍轉到商品流通範圍。社會產品的此種循環過程，大半可以在信用和銀行的幫助、促進之下來進行。在此種循環過程中，投入流動基金中去的資金，在完成其整個週轉之後，暫時騰出，並停留在金融機關中。這使蘇維埃銀行有可能利用這些資金對生產及流通過程進行貸款，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因此，金融體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以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均替社會節省大量的資金，並保證這些資金的合理使用。

馬克思曾經指出：『最後，沒有疑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到共同勞動生產方法的推移中，信用制度是一個有力的槓桿；但它發生這種作用時，它不過是一個要素，是不能和生產方法本身其他各種大的有機的變革分開的。』^⑤

列寧和斯大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吸取了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他們這樣地動員了共產黨，即蘇維埃政權必須把金融體制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必須利用它來發展與鞏固社會

⑤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見「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中文版第六一四頁。

⑥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五〇九頁，郭大力王亞南譯，光華書店一九四九年版，

主義經濟成份。

但蘇維埃貨幣、蘇維埃信用以及蘇維埃銀行的本質到底是怎樣的呢？在我們所考察的這一時期的蘇聯條件下，這些經濟範疇與它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起的作用相比較，是否有所不同呢？爲要正確地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以下兩點出發：需要根據斯大林同志對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所下的定義；需要根據蘇聯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如上所述，這已不是平常的商品生產。

根據新經濟政策的本質和在蘇聯的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就可得出一個結論：蘇維埃的貨幣、信用和銀行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同樣的一些經濟範疇，是有原則上的根本的區別。這是因爲蘇維埃的貨幣，蘇維埃的信用，蘇維埃的銀行是反映出生產過程中新的社會關係。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貨幣也表現出與該種社會相適應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即是人剝削人的關係。集中在資產階級手裏的貨幣，不是別的，而是未付任何報酬就被資本家所佔有從而變成了資本的社會勞動的結晶體。這些貨幣——資本，每次由資本家重新投入週轉中去，是爲了從被剝削的勞動者方面榨取到新的和數量上增多的未付任何報酬的勞動。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變成了資本的貨幣，是剝削的工具，是資產階級統治勞動者階級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統治更厲害化了。

資本主義的金融體制採取銀行的方式，把從勞動者方面榨取來的大量資本集中到自己的渠道裏來，並通過信用的形式，把它用到資本的再生產上去。此種資本的每一次循環，都增加了未付任何報酬的、可以變成資本的勞動數量，而勞動者則變爲創造此種爲資本家佔有的資本的簡單機

器。不僅如此，金融體制也利用工資形式的必要勞動以再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同時又以存款的形式把暫時沒有花用的一部份工資吸收到銀行中來。

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金融體制、銀行和信用，也和貨幣一樣，是爲同樣的目的，即以資本剝削和奴役勞動者的目的而服務的。

同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特別是在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貨幣、信用與銀行加強了並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從蘇維埃政權產生的最初時期起，貨幣的本質，就根本地、原則地改變了。作爲社會範疇的貨幣，是表現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此種關係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已經改變了。

在蘇聯，貨幣是爲新的蘇維埃社會服務的，而且由此產生了一切新的後果，它已不再是剝削的工具了。

遠在聯共（布）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擊潰了右派並發展了列寧關於國家銀行之本質的原理時，就已指出：

『問題全不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底手段。問題在於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在與資本主義成份作鬥爭時利用資產階級底這種手段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成份，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成份卓有成效地利用着這種手段和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卓有成效地利用着這種手段和武器來建成我國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因而也就是說，由於我國發展進程底辯證律，這些資產階級工具底機能與用途已經在原則上有所變更，已根本有所變更，已變更得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不

利於資本主義了。』^⑨

貨幣的此種原則上的區別，是從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中產生出來的。指出一點就夠，例如用貨幣已經不能買到土地、鐵道、銀行、國營工廠等等。

因此，蘇維埃的貨幣、信用及銀行，與資本主義的這些社會經濟範疇的根本區別，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利用了它們來進行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其目的是在最高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鞏固社會主義經濟，而它們對於當時在我國還存在着的資本主義成份却是不利的，我們就是用這一切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蘇維埃貨幣、信用與銀行的根本差別是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的基本經濟法則中產生出來的。

遠在我們所論述的這一時期，就已開始發生作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⑩

蘇維埃貨幣、信用與銀行的本質也正是從這一基本的經濟法則中產生出來的，蘇聯的貨幣金融體制的活動也是服從於這一基本的經濟法則的。

自然，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貨幣也曾為資本主義的份子所利用；但重要的不是當時存在着什

⑨「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級組第一冊，第一三二——一三三頁，人民出版社。

⑩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三五——三六頁，人民出版社。

麼東西，而首先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正在獲得勝利的東西。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要求我們『觀察現象時不僅要從各個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方面去觀察，而且要從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它們的產生和衰亡方面去觀察。……最重要的，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因為……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⑪

最後，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教導我們：『……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並不是以變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漸改變的方式進行的，舊的東西並不是簡單地被廢除乾淨，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僅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於新的東西也不是簡單地消滅舊的東西，而是滲到舊的東西裏面去，改變舊的東西的本性和機能，並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東西。在我國的經濟流通中，不僅商品是這樣，而且貨幣也是這樣，連銀行也是這樣，銀行失去自己舊的機能並取得了新的機能，同時保持着舊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⑫

當社會主義在我國業已勝利之後，當蘇聯業已進入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之後，蘇維埃的信用、貨幣與銀行，無疑的保留着舊的形式，但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相對比，業已失去它們自己的一部份舊的機能並取得了各種新的機能。例如在目前條件下，在蘇聯已經完全沒有

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三五頁，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

⑫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四七——四八頁，人民出版社。

資本主義的成份，因此，貨幣已不再被利用去與這些成份作鬥爭。反之，在統一的世界市場瓦解之後，在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相對立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統一的新世界市場創立之後，蘇維埃的貨幣已取得了新的世界貨幣的機能。

在考察了蘇維埃的貨幣、信用與銀行的本質之後，我們扼要地來研究一下它們的作用。

國家利用貨幣作為城鄉經濟聯系的主要因素。斯大林同志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集體農莊只願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產品轉讓出來，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系，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系，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⑬

這一原理對未聯合為集體農莊的個體小農經濟來說，尤其正確。

從這裏就產生出列寧在當時所宣佈的大力開展貿易的任務，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同志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曾這樣說過：『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乃是必要的東西。』^⑭但交換，買賣、貿易，沒有貨幣是不能發展起來的。因此，貨幣在建立城鄉經濟聯繫方面起很大的作用，這種聯繫保證了在總的社會主義再生產中交換的必要過程，並促進了擴大再生產高速度的發展。

蘇聯在貨幣幫助之下，實行着業務經營的經濟核算制。經濟核算制推廣起來，鞏固了，並且

⑬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四頁，人民出版社。

⑭同前。

還在更加鞏固着，這就保證了單位產品的物質消耗和貨幣費用的降低，提高着勞動生產率，增加着根據整個社會利益、按照計劃進行分配的資金的積累，進行着國民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貨幣本身是從價值法則裏產生出來的，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必須照顧到價值法則，『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來合理進行生產，並使他們遵守紀律。……是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計算生產量，精確地計算生產量，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現實事物，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是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尋求、發現和利用生產內部潛在的後備力量，……是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斷地改進生產方法，降低生產成本，實行經濟核算，並使企業能夠贏利。』^⑮

貨幣作為核算與監督勞動尺度和消費尺度的武器，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家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這一原則是通過貨幣並在貨幣幫助之下來實現的。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伴隨着商品生產而產生的、包括價值法則在內的各種規律性發生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核算與監督社會主義社會每一成員的勞動尺度和勞動報酬，只有在貨幣幫助之下才能進行。勞動報酬是採取貨幣形式來辦理的。通過作為一切商品一般等價物看待的貨幣來衡量每一個人參加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程度，並根據這種程度來規定每一個人從國家按照計劃所撥出的個人消費總基金中應得的份

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此種基金佔整個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

通過貨幣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在刺激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勞動者熟練程度和文化技術水平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從而也促進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逐漸過渡。

貨幣在擴大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這一法則的作用範圍方面，以及在限制價值法則的作用範圍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貨幣與信用是根據經濟的計劃發展而發揮其機能，並表現出新的社會主義的關係。

但必須注意，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的法則，是逐漸地發揮和擴大其作用的範圍的。這一法則是從與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基礎中產生出來的。但因為在經濟中存在着幾種社會經濟結構，即因為不僅有小商品的商品生產者，而且也有資本主義的成份，所以在我們所考察的這一時期中，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的法則之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自然地縮小了。

這是不可避免的和自然的，因為在資本主義部門和小商品生產部門所進行的是自發的發展，而不是有計劃的發展。但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即在一切主要經濟命脈都已集中在國家手裏的條件下，是以逐漸排擠這些部門為目的來調節它們的發展的。

操在國家手裏的貨幣與信用，在調節和逐漸排擠私人資本主義生產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此種作用不僅僅在於國家銀行對私人資本主義成分所採取的貸款政策方面，它是多方面的。無疑

的，這種作用曾經有過重大的意義。

作為經濟範疇的貨幣與信用，被我黨及我們蘇維埃國家利用來不斷地降低生產成本，並在這個基礎上降低商品的出廠價格。降低物價的政策勝利地實行了，打擊了資本主義成份，不讓它們毫無限制地把資本裝入自己的腰包裏去，因而就增加了社會主義部門的資金力量，加強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其次，在貨幣與信用的積極幫助之下，農民的小商品生產也發展起來了。在下列條件下，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在一般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受到的是自發的發展，而在蘇維埃的新條件下，則已經變成按照計劃原則向前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原料供給基地。從這裏就產生出一個任務，即要把小商品的個體農民經濟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利益。國家向農民預購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和原料的這一制度，在解決這一任務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過貨幣、信用、並在國家銀行積極參加之下所實行的這一制度，第一是能影響並在頗大的程度上能預先規定小商品的農業生產個別部門的發展比例；第二是能大量農產品和原料有計劃地投入生產和流通中去；第三是能鞏固城鄉的經濟聯繫；第四是用以上一切辦法來限制農民的小商品生產自發的發展。

在國家的各種各樣自覺的動作之下（這些動作都是從具體的實際情況和必要性中產生出來的，並且是適應它們的），就表現出國家在限制農民小商品自發發展方面，因而也在逐漸擴大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法則作用的基礎方面的調節作用。在這裏也表現出國家利用價值法則使資本主義成份受到損失。

此外，須指出這樣的一種事實，即對範圍十分廣泛的各種指標的計劃工作，是用價值表示的方法來實現的，即通過貨幣來實現。

蘇維埃的信用——銀行的作用除了上面已經指出的外，還要補充下列各點：

第一，把銀行變為產品生產與分配的全國核算機關；

第二，根據基本經濟法則促進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儘量的發展；

第三，保證最正確與最合理地使用國民經濟中現有的資金；

第四，對商品生產和流通計劃的完成進度，對基本建設和財務計劃的完成進度實行盧布監督。由上所述，可以看到蘇維埃的貨幣、信用與銀行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在本文中我不闡述蘇維埃貨幣的個別機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的特徵。這裏只指出一點，就是蘇維埃貨幣的機能，原則上有別於資本主義貨幣的機能。此種區別是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的和絕對相反的生產關係中產生出來的。

從蘇維埃貨幣與資本主義貨幣的原則上的區別中也產生出蘇維埃貨幣穩定性的保證的特點。關於蘇維埃貨幣的穩定性及其保證的問題，曾由斯大林同志成功地解決了。

『如果估計到在我國商品流轉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有組織的市場，而不是那只有附屬作用的無組織的市場，那末我國貨幣穩定性是由什麼所保證的呢？當然不僅是黃金準備。保證我國貨幣穩定性的，首先是國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這些商品是按照穩定價格加入商品流轉範圍的。試問有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够否認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要比任何黃金準備更能切實保證貨幣穩定性』